

项英女儿披露父母的生死历险

陶行知给我起名字

父亲从1921年12月到1930年,一直从事工人运动和白色党的工作。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调父亲到中央苏区工作。11月下旬,父亲离开上海,取道福建,转赴江西苏区。母亲张亮身怀六甲,不能随行,遂留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3月,母亲生下了我。

在我2岁时,母亲也奉调中央苏区,为了工作,不便带着我,把我托付给地下党。不久,我被托付给了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平日,我就生活在陶先生办在英租界的孤儿院(即劳工幼儿园)里,陶先生给我取名张苏云。

1938年五六月间的一天,我被带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我们等候到延安去的顺便车。几天后,一辆大卡车载着我们驶往延安。同车的领导干部子弟,记得有刘志丹的女儿,高岗的儿子,肖劲光的儿子,张国焘的儿子。到延安后,我们一起来到中央组织部,陈云部长、李富春副部长与我父亲熟悉,得知我是项英的女儿,便把我的名字改成了项苏云,让我们住进了招待所。

我在延安安顿下来,李富春叔叔成了我的监护人。1939年,蔡畅阿姨从苏联回国后,又把我认作他们的干女儿,我称呼她蔡妈妈。

有一天,陈云和李富春两位叔叔告诉我:“小苏云,你还有个弟弟也在延安,在中央机关保育院里。”这真是个大惊喜,从那天起,我就在心里盼着,哪天能见到弟弟,那多好啊!他们还说:“这件事,徐明清最清楚,6月初,你妈妈带着一个叫阿毛的3岁男孩来到延安后,将男孩交给中央组织部她就走了,她离开延安,后来去了哪里,也不清楚。”

第一次见到爸爸

几天过后,我和同学们正在吃晚饭,郭老师来告诉我:“你爸爸来了。”又是一个

项苏云一生中只和父亲项英相聚生活了12天,而且都是在她的孩提时代。

项苏云说,她和父亲相聚在延安的12天,是因为父亲到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12天,成为她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近日,《铁军》杂志记者采访了项苏云,以下是她的自述——



项苏云回忆往事,无限感慨

大惊喜。可是,我连父亲什么模样都不知道。果然,晚饭后来了一位同志,事后知道是张浩(林育英)叔叔派来的警卫员,是来接我和他的两个儿子的。

警卫员领我们去了大礼堂。那晚是欢迎项英大会,有人正在招呼:“朱总司令!你来看一下。”陈云叔叔看到我,马上过来,拉着我的小手,把我领到爸爸身边。爸爸连声说:“陈云同志,谢谢你,谢谢你们!”同时双手抚托着我的双腿,双目炯炯有神,微笑着,端详着,周围围拢来好些人,七嘴八舌地嚷着:“叫爸爸!叫爸爸呀!”看得出来,大人们比孩子更高兴。我不知道叫爸爸,愣愣地,直直地,双眼盯着他看,心里想着:他是我的爸爸,一定是我的爸爸。可是喉咙里像塞了棉絮,就是喊不出声。爸爸把



项苏云和父亲、弟弟的合影

我搂在了怀里,我顿时感到周身的温暖。这时,台上,朱德总司令正在致欢迎词。接着,爸爸上台致了答词。就在这时,不知什么原因,我的鼻孔突然流出血来。一时间,这个送纸,那个递手帕,帮我止血。“不!要、用、湿、毛、巾!”一个别样的声音传过来,一条湿毛巾也盖在了我的脑门上。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国际友人马海德先生。

欢迎会结束后,爸爸要我跟他回招待所去。我说:“我不去!”“爸爸难得来延安,跟我去吧!”“不!同学们在等着我,我不回去,他们不会睡觉。”爸爸无奈,就让警卫员送我回学校。

和爸爸一起生活的日子

第二天,爸爸派人来接我。就这样,我和爸爸一起生

活了12天。星期天,爸爸带着我到保育院,去看望我的弟弟项学诚,三人还拍了一张合影,也是惟一的一次合影。这次团聚,极其珍贵。因为这次之后,谁也没想到,直到皖南事变爸爸牺牲,我们姐弟就再也没有见过爸爸。

那天团聚之后,又把弟弟送回了保育院。在这12天里,爸爸多次嘱咐我要听老师的话,要听叔叔阿姨的话,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长大了,才好为人民做事。爸爸每天总是亲手帮我穿袜,穿衣,穿鞋,刷牙,洗脸。晚上,帮我洗完脚,安顿我睡下,他又坐在油灯前,看书看报,或赶写材料。第二天,当我醒来时,爸爸已经跑完步,忙着打水、打饭了。当时我就想,有爸爸,多好啊!爸爸做事有条有理,不会乱了顺序。可是帮我穿穿袜,又总

是笨手笨脚的,比如提一提裤腰,好像把我整个人都提了起来。

万万没想到,第13天清晨上学后,日本鬼子的飞机又飞到延安上空,乱扔炸弹,乱扫机枪。老师带着我们分散到山里、树林里躲空袭。这时爸爸突然决定离开延安赶回华中,来学校向我道别,但是学生们都不在,他要赶路,就走了。我们回学校后,老师对我讲:“你爸爸来看你了,你不在,他已经走了。”后来,得知父亲牺牲的消息后,才意识到,延安的一别,竟是我与父亲的生死离别。

母亲和瞿秋白一起转移

我也常常想起我的母亲张亮。

1935年2月,在国民党军大举围剿的情势下,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决定由中央妇女部部长周月林率领瞿秋白、何叔衡、张亮、邓子恢等同志,在一个警卫排护送下,向赣粤地区转移。2月17日,到达长汀县,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万派人护送,向永定县境进发。临行前,他们装扮成贩卖香菇的客商和随行眷属,以应付国民党军的层层盘查。两县之间四五百里,且山高路险,他们中,瞿秋白是患重病的,何叔衡是年迈的,母亲张亮是怀着身孕的,走路行军,迟缓困难。2月21日,到达水口镇附近的村庄时,被敌人发现。敌人从三面包围过来,他们便向村庄对面的高山转移。转移中,何叔衡被敌人击中牺牲;邓子恢成天跑,看报,或赶写材料。第二天,当我醒来时,爸爸已经跑完步,忙着打水、打饭了。当时我就想,有爸爸,多好啊!爸爸做事有条有理,不会乱了顺序。可是帮我穿穿袜,又总

张亮、周月林、瞿秋白三人,爬上山顶后发现无路可退,便抱着宁死不当俘虏的念头,双手抱头,向山下滚去。所幸的是三人都没有死,不幸的是三人全被敌军捉住。

经验丰富的瞿秋白,暗中要求周月林,咬定自己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要张亮改名周莲玉,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他自己叫林祺祥,正在同济大学学医,因病到上杭疗养,途中被红军抓住。次

日敌人审讯时,没能从口供中发现破绽,便把他们押往上杭县保安十四团团部。3月9日,瞿秋白以林祺祥名字写信寄往上海,通过周建人转给鲁迅、杨之华设法营救。是时,上杭县城有个糖果店老板新近丧偶,欲娶张亮为继室,便花钱将张亮保释出来;陈秀英(周月林)是护士,恰好有一个营长的堂弟媳临产,就把周保出来护理产妇。可是,大约两个月后,她们两人又同时被国民党军抓回上杭收监。

母亲的曲折经历

事情出在万永诚妻子徐氏的身上。4月10日,万永诚指挥部队与敌人周旋,不幸在战斗中牺牲。万妻徐氏被俘,受刑时供出了瞿秋白等人及其行踪。国民党军很快找出了瞿秋白,又让被其俘虏、曾当过收发员的郑大鹏暗中指认,证实了瞿秋白的身份。又判断出两个女的一定是共产党员,故重新收监。至此,真正的叛徒已确定无疑,首先是万妻徐氏,其次是郑大鹏,但外界一无所知,瞿秋白英勇就义,周、张均被判10年徒刑,关押龙岩狱中。不久,张亮在狱中临盆,周月林为她接生下男孩阿毛,两人带着阿毛,度过三年狱中岁月。1938年5月,周月林突然被告知有人保释她和张亮出狱。

原来,出面保释的人叫陈士明,当时在龙岩国民党党部握有实权,是周月林丈夫的故友。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了,他便疏通关系,保出了她们两人,并资助她们逃离闽南。

周月林出狱后就寻找党组织,终无结果,为生存计,嫁给了一个船工。

母亲张亮被释出狱后,便携子到皖南找到东南分局,据当时父亲的警卫排长李德和老人后来证实,是他随父亲项英由军部去分局驻地与我母亲见面的,两人在屋内谈话,李德和带着阿毛在门外玩。三天后,妈妈把阿毛交给中央组织部,她自己就离开了,此后再也没有消息。

妈妈,女儿思念您!您在哪里呀? 刘顺发

美机 50 年前在中国被击落后

魔影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加强了对中国和苏联的情报搜集活动。1951年起,中国和苏联远东沿海地区附近空域就开始不时出现飞来飞去的魔影。

它就是美国新投入使用的P4M—1Q远程巡逻侦察机,来自日本岩国美军基地的第1舰队航空侦察中队(简称第一中队),主要对中国和苏联远东沿海地区军事目标进行电子情报侦察活动。该型机全长大约25米,高近8米,配备两台发动机,最高只能飞到1万米的空域,难以与中苏米格战斗机进行高空空战。然而,该型机航程达4500多公里,可以从日本基地飞到中国和苏联远东沿海空域进行远距离空中侦察。

由于配备了大量电子侦察设备,P4M—1Q拥有16名人员,可以通过先进的电子接收天线等设备,侦察中苏沿海地区防空雷达和无线电等信号,了解防空雷达部队部署情况。为了保密,该型机对外使用了特殊的处理,包括使用假的标志和经常变换尾号等。

据美国《海军时报》前不久披露,1956年,美国曾从驻日本的美军基地派出P4M—1Q远程巡逻侦察机侵入中国上海附近空域进行侦察。然而,入侵的侦察机被中国战斗机击落,坠入海中,机上16人也一同坠海。

普通人很难看出它是间谍飞机。美国海军在日本岩国基地还部署其他飞行中队。一天,其他中队的一位队长忽然看到第1中队的飞机居然使用他们中队的标志,大惑不解,就询问第一中队这是怎么回事。然而,第一中队回答说,无可奉告。

坠海

1956年8月22日晚上,夜幕降临大地。第一中队一架P4M—1Q侦察机从岩国基地悄然起飞,鬼鬼祟祟地向中国东海上空飞去。根据上级的指令,该机要去侦察中国上海地区的防空雷达部队的部署情况。

朝鲜战争于1953年7月结束后,美国仍然对中国不放心,加强了对中国沿海地区军事力量的空中侦察。其中,空军和海军经常派出间谍飞机偷猎中国沿海地区的军事秘密。该机起飞前,美军侦察机已经两次发现上海地区部署了新的防空雷达部队。

该机飞行3个小时后,大约晚上11时17分,就被中国防空雷达部队发现。该机在中国东部沿海空域进行入侵飞行时,曾被中国防空雷达跟踪长达45分钟。随后,中国起飞米格—17战斗机进行空中拦截。中国战斗机飞到美国侦察机附近空域后,进行了航炮攻击。入侵的P4M—1Q很快就坠入海中。该机坠海前,曾向美军基地发出急电说,在离中国大陆50多公里的大海上空遭到中国战斗机的攻击。此后,美军基地再也没有收到侦察机的任何消息。

打捞

第一中队属于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第七舰队管辖。该机出事后,驻日本的第七舰队司令部为了营救侦察机可能幸存的机组人员和防止先进的侦察设备落入中国之手,迅速下令“拳师”航母率领一支编队前往侦察机出事海域进行营救和打捞。“拳师”航母

于1945年4月服役,排水量为2.7万多吨,可以运载大约95架各型作战飞机,可以为海上营救和打捞提供空中掩护。然而,侦察机到底是在哪个具体位置坠海的,谁也不清楚。结果,美军战舰抵达侦察机坠海现场时,侦察机已经坠海24小时之多。

在整个海上营救和打捞行动中,美军虽然出动了10多艘各型战舰,但并没有找到任何幸存者,只找到两具尸体。此外,中国方面也找到了两具尸体。由于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中国方面通过英国在上海的外事机构把两具美军尸体转交美国方面。

死亡

在P4M—1Q侦察机死亡人员中,电子技师马丁死得最奇特。那天,他本来不该坐这架侦察机前往中国东海空域执行空中偷猎任务的。按照原来的安排,那天应该出航执行任务的电子技师是索普。现年76

岁的索普带着深深的遗憾回忆说,马丁由于飞行时间不到规定的量,那天主动放弃休息,要求替他上机值班。第一中队的电子侦察机P4M—1Q虽然已经对苏联和中国进行秘密侦察多年,但从来就没有被对方击落过。然而,马丁偏偏赶上了第一中队的第一次死亡飞行。

这是美军第一中队第一次发生侦察机被击落的死亡事件。事件发生前,美军一直没有在侦察机上配备武器弹药,以防止侦察机因各种原因落入苏中之后成为武装入侵的借口。侦察机被击落后,第一中队“痛定思痛”,决定为飞机重新配备机炮等武器,以便在情况紧急时准备空战逃命。然而,该型机在后来的空中入侵侦察中,仍不时遭到对方航空兵的追杀,多次狼狈逃命。1960年7月,美军不得不下令所有P4M—1Q退役。

寻找

在被击落侦察机的机组

人员中,24岁的迪恩是一名刚结婚3个月的年轻飞行员,也是美国现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朋友。从1954年到1955年,迪恩曾与拉姆斯菲尔德一起在佛罗里达州航空兵服役。

美国专家研究后认为,P4M—1Q侦察机被击中后,是机头冲向海中,因此,任何机组人员都不可能生还。然而,由于事发后只找到4具尸体,美国一些人仍怀疑个别机组人员可能被中国方面俘获而生还。

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解密。迪恩的妻子谢弗看到当时的情形后,就认为迪恩还活着。她在结婚前,作为迪恩的女朋友,与拉姆斯菲尔德关系不错。她曾两次来到中国,试图寻找迪恩的下落。近年来,她多次敦促拉姆斯菲尔德协助寻找迪恩的下落。2005年10月,拉姆斯菲尔德访问中国,曾悄悄地向中国官员提到了P4M—1Q失踪人员的事情,希望中国方面帮助寻找迪恩的下落。

聂云 摘自《世界报》